簡易集
卷三四
四行文錄

簡易文集卷之四目錄

四行文錄

簡易文集卷之四

四行文錄

上禮部郎中書 丁丑

朝鮮國差來陪臣戶曹叅判尹斗壽等齋沐再拜郎中大人執事竊以父子天性之親不可易也而或易之大變也人茍以是而加之辱莫大焉君臣人理之紀不可絶也而或絶之大惡也已茍無是而蒙之寃莫大焉是皆不容貿而立於天地之間而在其子孫亦亡之爲愈也然幸有所可籲以雪而不一日急

焉是甘其辱而忘其寃也既或急於雪矣而
莫為之急焉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也 國
祖康獻王實全州之李考為 桓祖諱 而冒以
他李仁任之系其得有國緣麗季之亂國人
所推而歸以四王連弑之名為辱與寃孰極
於是乎然當時被讒構有由也氏族源派自
別可辨也所謂四君者曰恭愍王弑之者與
聞乎故者具有其人也曰禑曰昌父子以偽
姓為定昌君瑤所誅也瑤為 國祖奉養便
邸盡年以終則一國人神所共知也是以在

先 國王條具首尾陳達 天朝輒紆 垂
鑑如 恭定王奏為 祖訓受誣而 成祖
皇帝聖旨着曰想是比先傳說差了准他改
正 恭僖王 恭憲王奏為會典承誤而
武宗皇帝聖諭着曰誠孝可念特允所請
世宗皇帝聖諭着曰他日續纂宜詳錄爾詞
着曰恥蒙詬訾而急於昭雪情見乎詞朕特
允爾所奏暨今 寡君自受付託以来追惟
先祖被構事情 列聖盖已洞燭前後 旨
諭昭然德至渥也然會典一書仍舊頒行而

未經續纂詳錄則雖有　二聖丁寧之諭亦
安保其不同　成祖改正之旨不果施行於
纂典之時也　先祖　先父其猶未卒釋憾
於冥冥乎嗣有民社不足以為榮享用粢盛
不足以為孝罔爲若窮人無所歸懷不能自
默所以有奏於　皇上元年也　聖諭若曰
朕念爾係守禮之邦且事關君臣大義特允
所請即命禮官抄付史館備書于　肅祖實
錄俟修新會典並為詳載以慰爾籲雪先世
懇情及三年復奏焉則大部題稱實錄必須

完進然後及於會典餘如元年 聖諭事理
而 聖旨是之於是 寡君重惟實錄之備
書 懇則無前會典之詳載 命則必行爰
與臣庶北望拜稽而中秘遂藏之錄非所快
覩早晩應修之典未有的期悒鬱懸跂蓋益
切矣年前陪臣從京師回者道其所聞實錄
當完於開歲則會典之事次第舉矣 寡君
私心不勝驚喜延於鄙人等來宿齋戒爲咨
以抵大部而且泣且語語鄙人等曰 皇朝
修新會典 我家二百年一大幸會也其詳載

辯誣之由雖蒙前後 旨諭在我臣子安可
特夫秉筆之地必不闕略而坐以待之乎若
屬為致咨外之懇必得纂入文字明備以来
若待刋行則亦無及於事也鄙人等聞 命
感激自以 君父寃辱有待以快雪苟一分
未盡必無歸報也洎至於館而聞之傳言蓋
六部方抄會典續條送于内局則果裁其時
矣欣極而懼不知所圖伏惟執事以道術文
章為時名彦而選佐于秩上下和神人之地
正名洗詬尤在所先何所謂仁人君子所不

忍者執事其忍而不為之急乎請以早悃所
急者及之大部於元年題請欲出内府續修
會典新書 朝鮮國一冊將 國王幷陪臣
等奏呈略節纂呈 御覽附錄本條之末而
時則未舉會典之事勢有所不克下國亦不
敢恨矣目今會典將修續條已抄而各有類
卷容先後下手耳如蒙特矜遠人之情稟堂
以達 聖慈行文翰苑先纂本國一冊就呈
御覽欽定仍依嘉靖四十二年 恩例備寫
本文幷賜 勑諭 寡君俾知日後頒行不

容增損則　天朝列聖恩許訖於此矣下國
累世奏懇亦訖於此而無復蓄辱痛寃於幽
明矣伏惟執事軫焉爲之急之如解倒懸然
而盡不忍之仁於不報之所不勝幸望之至
惶恐再拜

上禮部尚書書　辛巳

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熏沐
再拜謹上書于大宗伯相公閤下玆者　寡
君之遣鄙人等來也非修乎事之常而事有
得已不得已之疑焉故以國人謀矣其小人

者曰　國祖蒙彼誥誣盖　累葉籲雪承
列聖之垂光不一不再而足獨所稽者新會
典之纂完須示有其期耳期至則行李往来
相屬不必於專也專而期或未至則遲以年
時不得留而俟也事宜得已其君子者曰冒
以他人之系為誥何如也陷於弑四君之惡
為誣何如也誥誣攸集典訓是載而流布於
天下之耳目為冤何如也惟冤憂號有降茲
監汔至　今日無遺情矣然典之未新積二
百年以有待典之適新將朝暮如不及獲亦

既竊聞其乖完矣不亟專使以請明示而誘
曰往来相屬是尚可忍乎況事有關於父子
君臣之故者其在中國初非禮政所不施及
則聞之不容於恝為之辯之不容但已肆
天朝之勤念於我久矣藉令專使以俟完典
果有年時之留必不拘於故常而莫許也事
奚啻不得已　寡君於是却小人者而君子
之聽曰此固寡人之志也盖急之使以命鄙人
等而宴賜特厚至於解衣推食遣之日復親
執爵以飲西向拜奏而授之且泣且語曰我

祖我 考實皆奉有 先朝恩勑惟覬新典
之快覩無復餘憾而溘焉泉壤目其不瞑寡
人之得 聖旨又丁寧矣而獨可保其究乎
又曰汝等必得事完而還鄙人等亦泣而辭
曰不得事完毋還也小邦雖極區區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義惟不欺須以為恒物令
寡君既以事完屬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
寡君豈容有二哉顧以新典之完乃我事完
之日惟早晚爽於始聞之為慮亦不敢以私
情迫切而有所欲速於其間惟不得留俟之

為懼耳 寡君之衣在身絲縷之命足與同
嫳 寡君之食在腹沒齒足以爲飽雖十易
寒暑無難留也惟難留者在 大朝接遠人
之故當兩不可覓焉即鄙人等有死而已雖
欲勿死如毋還何鄙人等既以 寡君之咨
抵執事者而奏下當亦到部伏惟閤下高明
仁恕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庸敢以贅獨恐
執事者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
留俟者察之或泛而容易於稟覆之際以致
萬分有一欽誤也用是不免披訴惟其專專

於所事言㳂猥屑而不能自已伏望閤下兼
容而曲遂之毋使小邦小人者言雖君子者
言不讎而鄙人等有以還報於　寡君則千
萬之幸也謹冒昧以達

上尚書第三書 再則高而順製

日者鄙人等竊不自揆海隅小邦之賤依不
足以再干嚴威惟其私情之迫切輒復具書
隨譯而跪進焉伏蒙閤下不寧不峻郤之而
賜之省觀假之以辭氣與之應酬者益不倦
大君子之度量光輝一何盛也至曰新典載

詞已爲爾國明備也又曰今來奏情當於稟
覆委曲也前後所爲釋萬一之疑垂千金之
諾不啻鄭重者豈遠人所宜得於下執事哉
不勝感銘之至惟合退伏以俟而區區之懷
終有所悶抑不可遂已者以久留之事不得
命耳 寡君雖僻處東海非不知 大朝之
接遠人自有故常不聽其久淹館人也獨以
爲 國祖所被誣者幷父子之大倫犯君臣
之大義實三綱之極變人理所不容者而今
遣專使以候完典也盖將二百載之積痛而

昭晰有所不出一二三年以淹而　明降可期此顧何等事容以故常自阻而故常非所以施於此等者况我　聖朝大霈復宣有一不盡其仁乎用是屬之鄙人等也一則曰事須典完以完二則曰事須典完以完鄙人等雖極顓蒙亦粗聞事君父之道矣如其使事未完固蔑以復也　寡君之　祖恭僖王　寡君之　考恭憲王實皆奉有　恩許於　武宗皇帝　世宗皇帝而未覩新典之文以遺終古之憾　寡君為是痛深而愈急於慰雪也

每有奏籲之使一遣一復必以告 廟今使
事不可完矣則非獨鄙人等無敢報於 寡
君而 寡君亦將何辭于 祖考乎賀冬至
陪臣等受命於 寡君後鄙人等句有餘日
矣來爲鄙人等言 寡君自鄙人等去國以
後居避其常所食減其常品惟昕夕以祝
恩典之至且寄丁寧以勉鄙人等鄙人等初
既不獲所請於執事適退而聞此則相向以
泣忍死至今耳凡 寡君所以不得自懈者
欲孝於 先王也鄙人等所以不得苟還者

欲忠於 寡君也一人子之孝一人臣之忠
皆在 聖朝之所勸而閤下以厚倫崇化為
務尤豈不惓惓於斯乎孔子之作春秋也夷
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若夫小邦夷而慕夏
庶幾乎變者也今其臣得以忠於其 君其
君得以孝於其 先則果不愧夫進於中國而
不得則夷而已矣閤下於是其不欲進之乎
況小邦所訟而定者乃關父子君臣之大倫
大義即一日有所未了一日不免乎夷而又
其爲鄙人等所以重有望於仁人之動念者

也鄙人等聞小邦之在前代蒙令子弟入學或應科從仕邦人猶談以為榮焉今我 聖朝尙許一輩賤价因事之懇迫而得留年時於郎舍俾其事完有以歸報 君父恐不至為大政之累也伏惟閣下圖之俾陪公宴因欲覬進免悃而 皇恩樽俎之下有所不敢然以中山之聞樂顧以增向隅之悲也玆復臨紙詞情俱蹙不克究宣所仰以不自絕望者閤下之仁而已伏惟終始矜恕焉

上郎中書

頓首再拜郎中大人執事鄙人等自以寡
君委屬使事惟在乞留節下以新會典纂完
須示為期蓋欲専承 聖恩之底訖也而其
事關於父子君臣之大倫大義而大寃枉大
伸雪者不虞大部以接遠人淹速之故常而
見阻也是用沒死犯威披陳于堂既一既再
而猶不知止執事實與照管故不敢別為贅
詞亦非敢望私於執事也區區所仰者惟仁
人之用心容或垂矜於其事之迫切而為之
周旋曲遂其願使不負其 君委屬之勤而

已鄙人等在此竊聞暹羅國人有冠帶備象胥而留 輦轂下累年者今小邦一葦之使使事未完而獨不得少留則戴盆之下豈得無憾於寒暑乎執事之職以賓禮親邦國必當留意於是牽引以為稟焉至於宴賞之榮廩餼之繼皆非將事不克者所宜安然受之而欲乞奏免則前因古人得聆風旨以為猥屑而不敢云云然望執事默計鄙人等方寸如何而已也不勝危懇之至冒昧以達

丁丑辛巳兩行皆為 國系辯誣也黃長

溪贈別詩云萬里之行一可已五年于此再何堪官仍質正亦推重事是疑誣須熟諳落筆文章妙天下當關虎豹許朝參歸来寳典明如日看取聲名壯斗南

上顧總督書 甲午上 癸巳受命本年將事竣回

朝鮮國差来陪臣刑曹判書金睟吏曹參判崔岦成均館司藝柳拱辰頓首再拜謹上書于總督老爺牙下伏以日本之於小邦非有交惡也非有修怨也而今其加兵殆經營以數紀窓諸島以来是其志又非寇抄而已必

將芟夷我人呑幷我地率蛟鰐之種而緣陸以處況以小邦狃於 太平之波及二百年無事所備不過竊發之警而猝然不支一敗喪國蓋賊之勢十八九成矣幸荷 皇靈遠暢大軍若從天而降薄之平壤城不日而克之則賊始震駭自據在 王京城者已有遁志焉於是和之說媒矣而實非伊所甘心也特以緩師耳姑退以稔毒耳故其引而南下行劫不已比至海上止屯不去右顧一呼而晉州屠矣却行一步而慶州危矣其閭首尾

十餘城氛惡如初舟艦交於海中或如往旋
反或以新替故治城柵房屋益盛運致資粮
器械益以多是不待智者而明其志猶有未
逞也嚮獨以放還二 王子為信其和者而
大軍適撤則媒者實誤之惟我 聖天子俯
矜外服無罪而亡國動天下之師旅費天下
之財粟而不以為難豈專以示威而為聽和
之具其動至此乎哉況所謂和者始於伊自
乞哀而既瞷大軍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不
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具道竊未知媒

和者悉以此告於蒞戎大臣而聞於 朝廷
乎否也若留守之兵小邦初以五千爲請而
經略宋爺爲加至一萬六千則以擬賊去之
後即此足藉餘威而審非所以代大軍當未
去之賊者也其在小邦則八道蕩無烟火而
僅存者十一於千百二年幾廢農桑而今亦
未有東作之計人民亡於鋒鏑則已加之饑
殍日積相食且盡即更與賊持以時月終無
以具兵具粮爲自救者古稱復國報讐之快
孰如越王勾踐而生聚教訓動在十年之後

今雖欲奮焉有為誠見其不遑也以小邦之
如此而大援已去矣見留則寡矣賊不復以
天兵為憚如安康（慶州屬縣）之下手可見也小邦
至此自分必亡而已獨以數千里山河舉將
為伊卯育之鄉而小邦之故損 華夏之威
貽疆埸之患此 寡君所以日夜椎胷泣血
死且不能瞑目者也某等之來聞諸道路之
言兵部行令留兵數內撤還萬有一千是向
也憂其寡者而今復省去不啻三分之二豈
朝廷未悉賊勢之未艾耶某等不旋踵而其

無小邦奚相與瞻言吞聲既而又聞總督軍
門牌止撥還留兵則天猶未欲小邦奄遂滅
亡乎何其改號易令之速也某等相與慰喜
就因而得其詳焉伏惟老爺以文武之才老
成之望方專制閫東而膺新 命以救下邦
義色仁聲有以信服於千萬里之外之人心
其於夷情之無厭和事之非計喪敗之國不
能自振無不錯諸意慮而兵當用幾萬粮亦
用幾萬蓋瞭然於胷次今承先聲汲汲於遼
陽而仰必咨度施爲又別於遥筭之日也幸

甚幸甚獨某等區區不得毋急於下執事者
賊之畏忌南兵一足以當十側聞南兵戍在
薊州者有若干萬敢乞亟先撥添劉副總軍
使之為用仍令劉得自相機行事則以其志
在勦賊而所患兵單得此豈或無立見之効
乎否則不唯劉久留莫効竊亦為軍聲危之
也小邦今日乏粮蓋甚於兵火之初毋論舊
兵新兵苟有赴援無以接濟上年蒙 賜山
東之米尚亦有運未到者大抵遠而後時則
無及於事敢乞亟先量發遼東諸衛金州等

敢乞毋咨放過以貽尤悔千萬幸甚不揆遐
賤言及幾容於嚴威之下惶恐死罪

上韓巡撫書

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睟吏曹參判
崔岦成均館司藝柳拱辰頓首再拜謹上書
于巡撫老爺臺下某某等伏以老爺上年銜
命而東也於倭賊之狂逞下邦之蕩殘無不
咨詢而盡得其狀而憤然義乎色惻然仁乎
言蓋邦人激感咸謂老爺若主張救兵必不
遺餘力焉今承老爺膺撫遼之寄而申之以

禦倭將與經略老爺商議施措夫以禦倭為名豈遽虞其為　上國疆埸患哉是必終救小邦使鮫鰐之醜類不得緣陸而卵育也而老爺與於斯事小邦庶其忘亡矣天幸天幸其等於老爺向已咨訪而得其狀者毋庸以贅陳獨老爺今日未必了然者賊既退屏以緩　天兵而終復不為回巢之計舟艦交於洋中壘屯列於邊徼或如往歲又或以新替故或旁出劫掠或聲言再動益設城柵房屋益致資糧器械是其志不以前日鋒鏑之慘為

足而止也顧我小邦孑遺生靈力疲於奔命心死於持久農桑之廢將及三年溝壑之捐殆無遺類 寡君非敢忘於卧薪嘗膽之義而實未暇於生聚教訓之功也獨所仰恃以保朝夕者尚有 天兵分留而一萬六千初非所以擬當未去之賊蓋方憂其單寡亦已彼賊下手今復見撤不啻三分之二即小邦亡無日矣而 寡君重恐小邦之故損 天兵之聲威以此痛心死且不得瞑目者也若和之一說本不足信於醜逆狡詐之倭奴而

始於乞哀終於肆侮至發萬萬難從不可使
聞於天下之言今且幸成於此而不卒誅暴
止亂之舉則恐非所以導奉始者 聖天子
勤天下兵費天下財有所不惜之盛意也某
等區區悶迫耶將益兵贍糧等事請於經略
老爺而又必以此訴於老爺者欲望老爺別
將事情轉聞于 朝而商議施措則協于一
也就又伏審調糧一事老爺實主之大抵小
邦之糧陪甚於兵火之初雖自收拾於死亡
瘡痍之餘以粗具戰守之兵而無以食之雖

得 上國新舊赴接之兵而無以餽之此坐
而待亡之勢也敢乞亟敎遼東諸衛金州等
處峙糧若干萬毋論曾否蒙 賜之數但要
以近龍近迫氷始泮而裝船交卸於小邦沿
海之地俾得以上船通運及時接濟一面施
行一面奏知以副 聖天子之重寄以盡仁
義於不報之地不勝幸甚某等冒死再拜

呈禮部文

朝鮮國差來 謝 恩陪臣刑曹判書金睟
吏曹參判崔岦成均館司藝柳拱辰謹呈爲

免宴事竊照小邦雖蒙被　皇靈獲還疆宇
而賊屯據猶在必將復吞民死亡僅存方且
相食　宗廟之烝嘗之供　寡君之饔膳未
復官工粗具而無以祿士馬苟調而艱於粮
某等來時見國朝暮不保旣來之後不聞廢
今如何就念　天朝饗勞遠人故常則有而
某等何心聞樂以爲樂醉飽以爲榮耶伏惟
大部典司邦禮曲盡人情必不強其所不願
而後以所不安聽免　恩宴使於事宜敢乞
轉　聞施行不勝專懇爲此合行具呈

上禮兵部書

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晬吏曹參判崔岦成均館司藝柳拱辰頓首再拜謹上書于大宗伯(兵部則大司馬)閤下伏以小邦涵囿聖朝東漸之澤蓋二百年其於禮讓之風耳目所被則粗能慕而進焉若干戈格鬪之事不甚講也獨以與日本隔海而對壤如山居而戒豺虎野處而病虺蛇非不為之備也而是以防竊發則已不虞其空窟穴而來也今茲之事則憯矣猝然不支而八路披三都舉鋒

刃之下灰燼之中國其餘幾　寡君于時所
以毋死　廟社而奉其　主播越西土以依
華界者恃有　天地父母必不忍於無罪之
國滅而　怒於暴亂之滅人國也果蒙　皇
上陛下隱焉震焉於一介陪臣之告急而
為之動天下之大兵從以文武之大臣至
憊喪敗之極無以供費則發帑藏繼飛輓以
濟之是於　天地之仁　父母之愛無一毫
不盡而（於兵部則添入內之大部稟覆得宜外之十字二）大臣所為
奉伸　威靈者亦無不殫焉如平壤城之破

賊自有戰伐以来未有斯快而開城漢城之
雄據俄失諸路之壘屯次第而棄無非餘威
之所慴何其盛也不幸有和說者適行於其
間以爲漢城而後多其力也殊不知賊非有
畏萬無退理故　天兵稍緩則其鋒又逞如
於晋州是也自是大營復聲南下之勢而諸
將領在行者稍稍進逼則兩　王子得還矣
爲和者持此以爲成功而大營之撤未必不
爲所誤設賊已去將或候此而再来而况仍
在海徼首尾十餘城或輸材與石以盛治舟

艦城柵房屋或碆下洋而更来泊益致糗糧
器械不啻有留心而絶無去意彼其入人之
國再窮寒暑而有留無去則其兇惡可想也
就使偵知大軍旣撤後無以繼則彼固坐守
十城者耶如留兵萬數千决一不足以禦其擣
虚席捲而勢輕不復見憚于安康縣之挫衂
可見也今又減去過三之二則又豈不孑然
而聲威所係爲足寒心耶閫筭廟謨非忽此
賊而救小邦非襄也然至於此者皆一種和
説誤之也盖和始於賊自己衰則誠有畏也

焉猶視師之緩逼而變易條令也大軍既撤只繼留兵又減矣彼固何畏而汲汲於和耶以小邦之聞則賊所要求其言悖慢不一而足至有所不忍道而申諸廟闈者不過說封說貢將信然而所許止此果足以厭賊心耶側聞賊酋秀吉表文將至矣彼其為表所幸望者亦畢止此耶抑將得封而後要貢得貢而後復有要焉夷狄常態則然而彼兵方張我兵先戢是形勢在彼而不在我得毋所謂悖慢者隨之耶又聞表至當有倭將同先

來小西飛捧以朝　闕夫小西飛之來穿小
耿以抵廣寧覘覰險夷虛實已可痛駭令表
之達毋乃計亦出此而欲其益狎就令其詞
止以封貢爲願而畢竟筌蹄之歸耶彼一種
說者又不特此也以賊所在慶尚道之府郡
縣鎭堡凡十有數城盖歷歷也而獨西生浦
之擧焉西生乃十有數之一而其尤小者耳
如舟艦城柵房屋之盛洽糗粮器械之益致
不待智者而明其非所以待封貢之許爲還
計也彼擧西生而已者肯復背悉此狀以開

賊之於晉也圍守八日而陷殺死將士人民
六萬有餘寔在講和之後背孰甚焉而乃曰
伊前圍晉多被射殺爲是報怨當耳至以此
過止官軍之救晉者夫小邦之人無故爲賊
虔劉幾於空國而不得報怨賊以犯一城被
殺退爲怨而聽其必報苟其所左右如此賊
雖百敗和而誰執其咎耶小邦將吏遇賊劫
掠於講和之後不能無小小攻勦以應之而
乃曰激彼之怒不可至以此有蒙僇辱者夫
其藉口如此異日和事不成豈不適歸罪於

小邦耶顧念小邦爲賊入者餘一年賊却而猶相守不去者將及二年民死亡僅存不得事農桑相食且盡區區 君臣雖蔫薪膽之義而生聚訓鍊實所不暇倘賴廟闇之力毋戰而兇氛捲容綿纏息而自振亦豈非幸乎而誠諳賊情之叵測誠見和說之難憑所以不能恃和自分必亡者也夫以小邦之勢正如已在水火之中不能自救焚溺必有從外救之然後因亦得以自救 寡君蓋仰保天地父母之仁威如初今於奏陳賊形之外

豈不願再請兵粮而自以不能粉身以酬前
恩復敢仰首以籲後 命爲惶隷寧於溘亡
也某等之来目見國勢無復可爲非再勤
天朝之盛舉則無以復自植立爲左海之藩
蔽以貽 上國疆埸之患而暴亂之滅人國
與無罪之國滅初非 聖天子度外之事至
於嚴内治杜外侮矜順弱疾逆強乃大部之
道也如可仍於 聽聞不當避於干冒而自
在道途已聞戍兵之減數表之来瞿然相顧
而哭小邦之事其去矣和字之一說其禍至此

奚暇有所陳請乎第深論和事而毋諱盖和事廢而後某等之危懇得攄矣然和之禍豈獨小邦哉堂堂 朝廷當亦惜事體焉當亦慮微漸焉此非某等所得言伏惟閤下圖之於兵部則未有下文嗚呼時屆春汛賊有聲言小邦憂懼正在今日某等數千里入 京師願言許兵糧之乏雖蒙 恩許將恐大晩而又不幸遇有他議猶且囁嚅於戴盆之下方寸亂矣言不知裁亦惟矜察焉某等再拜

別帖

和事始末小邦之人實未得詳但聞遊擊姓
沈與賊將平行長有舊而於行長在平壤城
時沈入伊陣相見及 天兵克平壤而行長
脫走在 王京城外龍山倉時沈又入見必
因此媒和也然據京城之賊非有所畏則豈
肯為和而遽退哉 天兵平壤之捷已占破
竹之勢黃海開城之屯賊望風而犇潰俄又
陪臣權慄提全羅道之兵陣畿內之幸州地
遇京賊出襲亦全捷焉先雖有官軍碧蹄之
不利賊衆之始遇者盡沒特其乘不戒而纔

出者困官軍而已於是賊遂有遁志而媒和
之人於賊則因其有遁志於官軍則會其一
不利以售頰舌之功也方是時咸鏡江原二
道之屯賊未集于京城在京城者不過幸州
之鋒鏑之餘碧蹄之利鈍相半黃海開城之
褫魄平壤之漏網此類而已誠使大軍仍破
竹之勢而進焉惡待於和而收復 王京乎
其餘東北及南路之壘屯當亦次第而空耳
否而覘覘於講和既講之後官軍小緩則賊
小横如沿途及近海各處劫掠不可勝紀官

軍大弛則賊大肆如晉州圍陷是也且賊所
要求實有悖嫚之情至於口不忍道復有姓
徐姓謝二官稱 天使入賊巢頗見抑屈特
以計得兩 王子以歸而辱 天朝則甚矣
然媒和者壹皆隱焉獨以賊要封要貢聞於
當事之地堂堂廟議即封與貢且不能輕許
以故賊雖不復西北而亦不回巢上年大軍
為之未能遽撤空言往復之間虛養不戰之
士馬所費 中國銀糧可惜幾萬而小邦孑
遺之民畜零殘之財粟亦罄於轉輸餽餉矣

農桑之廢將及三年目今人相食不可止公
私無復一分餘力盖三都之旣復八道之幾
完邦人惟知平壤一捷之餘威是賴而其於
和事則知其爲禍未知其爲功也今聞賊酋
款表將至設令表詞所要不過封貢得非媒
和者誘之姑貶其辭以實其言而賊以其人
得達 上國覘覦險夷虛實爲幸故姑且如
是也耶仰惟廟議終必不能納其人而准其
請將令其人自中道回歸乎將拘因而更議
且一面治兵以討乎幷與小西飛處之竊恐

須紆盛筭不容易也
釜山鎮在慶尚左道東萊府今降為縣之治
南二十里海岸上蓋自新羅高麗時倭人一
面稱款一面作耗及小邦 祖先時要於釜
山浦及熊川之薺浦蔚山之鹽浦等三處打
造窩鋪以便往来漁採貨貿小邦為不欲戰
鬪其民而勉從之至正德庚午年倭户作亂
殺死邊吏小邦遣大將黃衡討殲之遂不復
有三浦窩鋪其後倭人稍復来款又要互市
小邦只於釜山鎮城外設倭館以便旅寓而

已令其來犯非因窩鋪之舊也非因有館也
舟艦蔽海而至猝犯鎭城府城與鎭將鄭撥
府使宋象賢等交戰并人卒數萬屠殺而後
得大入矣乃以釜山爲倭人原據之地則媒
和者信狡賊之言而轉以註誤當事之地也
西生浦在慶尚左道蔚山郡治南五十里非
海中島座而其距倭國對馬島比釜山尤遠
也今以屯據之賊爲若只在西生浦一處西
生浦爲若海中絶島者亦媒和者之註誤也

回提督主事帖

昨蒙手敎且引且叩要令鄙人等得悉惓懇
意甚盛也感感拜感拜適草呈堂一書未及淨
寫輒塵淸覽此足以照下邦事情也地圖略
有標識謹幷封上

再回帖

平壤城屯賊大約數萬提督李領南北兵四
萬有餘於上年正月初六日下營于城外初
八日薄城自辰時至申時交戰砲火射擣齊
發斬獲數千餘級燒死溺死不知其數賊將
平行長等率其餘衆脫走

碧蹄之事初非戰也官軍爲探視形便總兵
查以數百騎先進遇賊二百有餘沒數斬獲
既而賊兵數萬大至提督以千騎繼進交戰
不利然提督身自殿後而退故官軍死傷無
多

王京之賊爲因平壤之大敗碧蹄之小衂邦
人幸州之戰又挫其勢故始有遁志而去城
之時以講欵爲名其實非有所畏則萬萬不
去也

釜山諸處之久據則賊雖講欵非其實心特

以要緩 天兵而已猖然吞噬之志蓋未已
也大軍既不能久屢留兵單寡不足以為威
其久據無怍也
諸將孰優則小邦之人實未敢詳知也但自
平壤之捷無愚智皆服提督之用兵南北數
將如駱尚志吳惟忠查大受之用命而留將
副總兵劉愛人善御卒且有威勇邦人慕且
恃不淺也
晉州在慶尚右道為一巨鎮而西為全羅道
之要塞以故四鄰調輸之糧諸道官義之兵

皆聚於此以為必守之地而賊自釜山諸處悉銳而進攻圍八日不遺餘力終於屠陷蓋極慘矣始遊擊沈以為倭兵前圍本城時多被殺傷以此必欲報怨莫如空城而避之竟亦止過官軍之赴救者云矣

禁我兵不得殺倭一事經略衙門但為方許賊款不欲敗事戒約諸將領在南者如此且備禦毋承宣以小邦總兵朴晋等有違戒約細打極其僇辱矣

再上兵部書

大司馬閤下伏以某等之來　寡君以　天
朝或未悉賊勢之未艾也故通查將吏近報
具奏上聞屬當下部矣某等謹亦拜書于下
執事而致詳焉退伏惟念　天朝自聞小邦
之故凡所以為存滅亡之仁征暴亂之義非
出故常無一毫不盡而執事錯意之專亶覆
有力不唯小邦　君臣攢感盖天下誦之矣
誠悉賊勢之未艾寧有今日不如前日者乎
然而不得聞命者累日竊悶且懼計必有故
焉豈或有以賊已衰息報於　朝者某等去

國乃在其前而見謂其言宜不相應耶此一
說也抑或以某等至懇在於再請兵粮而見
疑故言賊盛耶此二說也或以爲賊之要欵
志不過封其遣將納表情亦無他而某等之
言太深耶此三說也或以爲蠻夷自相攻滅
本不足爲 中國慮而某等之言不足答耶
此四說也某等請有所明焉賊之南下也猶
據慶尚左道釜山諸處特以緩師蓄銳未有
下洋回巢計也其悉而右轉圍陷晉州亦非
無守乎釜山等城故 天兵與小邦之人未

充入據而晉事既畢俄復彌滿矣伊於何時
盡棄諸城只據西生浦一箇萬戶所即此為
上年 天朝所聞者乎小邦耳目實未有及
其一日如此也況自 天兵大營既撤分留
又寡則并左右道而無復畏避據某等來時
所查邊報左道如東萊機張等縣也蔚山梁
山等郡也水軍節度營也東萊之釜山鎮也
蔚山之西生浦也為其所也據彥陽縣也慶
州府也府之安康廢縣也為其所侵犯右道
如巨濟熊川等縣也金海昌原等府也水軍

節度營也巨濟之永登浦也熊川之薺浦也天城堡也加德鎮也為其所屯據固城縣也為其所出入非係邑鎮營堡而為所屯據之地則又不在此內也某等過江在於正月初旬 寡君復以遣某等後所得邊報馳付某等蓋賊如故矣今到 京師而舌人徽承風旨於下執事則似已更得賊少之報殆西生浦一言之緒餘一向肆誑於高明之下也前此陪臣鄭澈洪麟祥等二起到京聞賊只在西生餘皆已去不能無疑信於去國之後容

或如此而歸國則賊如故許晉等一起到京
又所聞所疑信如前而歸至遼東與某某等遇
則賊如故今某等雖聞此不復能以為疑信
不亦宜乎藉或總督衙門所報於 朝如此
總督非自得之也況總督之東某某等及拜於
廣寧其去廣而遼曾不旬日而得此豈果還
出於某等所不測乎是不過說和之人急幸
成而無遠慮始於誑妄而終復彌縫致誤外
內當事之地竊恐一說誠未為然也請兵於
天朝而得之請糧於 天朝而得之固小邦

之大幸大賴然非甚不得已則亦必毋請也
夫以小邦被賊蕩殘起慶尚由忠清北至于
畿邑起畿邑東北至于江原咸鏡西至于黃
海及平安之平壤以東觸目蓬蒿鷄犬不遺
就又除慶尚近海雖既收復矣而地不可賦
人不可征獨其僅免鋒鏑如平安之西忠清
之右全羅八九城而外指為差完以賦以征
而兵至則奔走餽餉粮至則任轉輸亦俱靡
敝無復餘力矣況以小邦之故上勤 至尊
東顧方內為之騷然小邦 君臣少有人心

正自隕越于下獨賊益可憂無以自救故有
是不得已之祈懇安有故言賊盛而請之為
竊恐二說又甚未安也小邦鄰賊諳其情態
自前實熟而今又入我地三年何一謀一動
之不察乎雖果覬覦於 天朝其志不止於
封貢審矣夫其假途犯順之言已發於四五
年之前而虐始小邦而後乃聞其積二十年
以動此何等經營也小邦既蕩焉矣猶復扼
持不去至於從伊地方運致糧械未已此又
何等覘為也況伊本負嵎重溟之外不知有

天朝威靈非畏也號名非慕也恭順非其性
也此果甘心封貢受約束而退者乎雖其言
初止如此爲不足信而況所要七件之事如
曰割地曰封王曰通貢曰印顆曰蟒龍衣曰
冲天冠而其一乃欲效單于之於漢室悖嫚
無禮所不忍詳而道也言之已播不可揜也
而說和者獨摘封貢二件告於當事之地今
聞秀吉所爲欵表且至矣就令表情復不越
此是必說和者往來二年賂誘多方乃得姑
取其詞而伊以其人得因捧表朝闕恣覘

上國爲幸也吁其爲計憯矣而堂堂朝議
將或落伊計中不亦痛乎且和之去始於伊
自乞哀彼特平壤之敗衂幸州之頓挫誠有
懾焉而爲然猶屢變去城之日期不已沿途
之刼掠竟又不肯下海無非渝約而晉州慶
州之犯皆其後事也然在小邦則置論天
兵二百之殺死又安在其不背負也况今無
有懾焉而爲特說和者趣得一表來耳一表
之詐恭一使之僞丐而 朝議將或信之彼
但幸其計得而後可保其不背乎不唯背之

將必大有逞焉而後未知說和之人何以謝
朝廷乎竊恐三說之不是而某等之言不得
避其更深也惟我 皇朝家視天下即守在
四夷況小邦雖曰外服於 上國壤地而距
京師僅數千里誠東海之藩蔽也賊之始焉
發假途之言及今肆要脅之態不于他而于
小邦雖其吞噬之志專在近取而窺瞰之心
未必不復有了了焉者也又況今日之事
天朝已行師征而有未訖於伸威已容講款
而不能無損於事體夫既示之以此而蔑以

善其後乃誘曰蠻夷自相攻滅而不加之慮
是使蛟鰐之種緣陸卵育於鴨綠以東之一
區即小邦遂亡而已雖在 上國東北之關
得不為之早閉晏開乎竊恐四說者之在所
必廢也某等以分則外國陪臣也以智則亡
國大夫也而言不知忌諱妄有所指切使其
心畏死則不敢爾也誠以在國無老謀無壯
事赴 天子之朝將以得兵得粮以救朝暮
之急而遇有不幸之議噤不得為請恐又不
能盡言所欲言以死無以復自列於為人臣

子也伏惟執事裁之

禀帖

惶恐謹禀一昨伏蒙命館人引某等進之于堂下諄諄講論至移晷刻無非所以爲小邦扶覆亡止暴亂而出入乎方便開誠心指事實則如於家人父子夫何外服之亡國之下係得此於大部嚴威之地哉且感且悚浹汗交集既退而不能自定也伏惟廟議所關非亶慰荅遠人而已將必不悞經世之慮焉獨某等因承教而有不得不亟披懇者盖見諭

鴨綠這邊防守已有一萬兵今且請三四萬
倭若不肯下海則非唯不許封當再添兵撥
粮勦殺乃已有以仰大部不以待倭之有計
而廢緩急之備也備既不可以廢則獨可不
豫於小邦之地而必警及鴨綠然後禦之耶
譬之有垣墻以環室廬非不足以防盜與猛
獸也然復有藩籬以示盜與猛獸不可犯而
至一朝去其藩籬焉即盜與猛獸之心之於
垣墻之外毋亦如於向也藩籬之外耶其在
小邦則人民死亡之餘瘡痍之半而三年不

爲農生穀之源絶又殆盡於飢而相食矣不
足以自守其封疆朝暮於必滅竊恐廟議或
是其等藩蔽之見不能毋豫於小邦之地也
雖或以豫宿重兵於下國爲難而兵有一日
不能毋過鴨綠而東者安得不具食糧而臨
期輸將重不及事不審何以濟之我竊恐大
部宜以此時題請同戶部查議於小邦上年
蒙 賜未運軍粮數外量加若干萬鳩船裝
運以致之小邦平安之海步容令小邦亦鳩
土船替運以致之要害之處以備兵至免無

見粮亦一長筭也伏惟加之慮而已且蒙留
天兵一萬六千雖固不足以抵當兇賊然小
邦子遺之兵對賊已久惟有死心不至驚潰
不可用如遇賊之始而賴是 天兵之留也
觀習操練則就緒分隸聯屬以粗張今乃見
省三分過二而無以換補又將畢收其餘則
小邦益無所恃矣嗚呼時屆春汛賊有聲言
某等數千里在此睠言東顧不知國事已復
如何兵欲請新而原留者亦撤糧欲請益而
并其原 賜未撥盖小邦一綫命脉保至今

日無非大部體 上旨盡仁義之施而某等將事無狀二者尚未得一焉某等誠有罪其柰蔑以復於 君父何哉伏惟矜察以竟大德焉某等於昨聞命之前謹具一書方淨寫未完未呈矣而退念某等受 君父之命以來凡所為道達幾微必以歸報者懷不敢之書而去則如見阻外於大人君子度量之內而為負下執事敢并呈納惶恐死罪

申帖

惶恐謹稟伏蒙俯察遠人之懇再議撥與軍

粮此體 聖慈救亡國之盛心也毋論 寡
君聞之復幸再誥其在下情慰感不可具言
第見諭小邦當自具舡到海蓋州接去小邦
自爲濟急計豈宜以難解顧念小邦以國西
一路上豫館待 華使下備野人不虞專恃
税糧毋漕以此本不置官船泊步所有乃漁
採私船而已并其業漁採之小民雖一時鳩
集難以試之 上國地方未曾諳之海路且
船據及什物沽小實未堪重洋耳若欲近取
京畿以南數路之船則僅於蕩析之餘裝板

備賊之外無有完利可使而西南船制水路不能相為也素矣其等不待歸言於 君父而審知小邦具船接去之難也日前禀請為之運致平安者誠以此故若義州以後則雖只私船可以替運矣抑有冒死不免續陳者爲二萬之粮若以濟小邦朝夕之匱而已則不敢輙言不足但其等原稟為蒙諭倭若不肯下海再撥兵粮勦滅而仰慮臨期輸將重不及事宜有以豫具而致之也勦賊之兵少不下上年之數即二萬粮能支得幾日竊恐

其萬萬未裕也伏惟裁察亦有呈戶部文大畧同此數帖

再上禮部書

大宗伯閣下伏以某等之來 寡君盖有危懇而自以猥瀆不敢列於奏內惟屬某等周旋陳稟於訏謨之地某等不自揆量既以不得請蔑以復許於 君父矣故于見堂之日謹具一書呈納而值閣下在告不得聞命復以事者尤係於本兵者就該部稟請有幸有不幸焉而大司馬遽又移疾某等閟焉無所要歸竊伏惟念親邦國以禮通遠人之情乃

大部之道則某等情有所底蘊不干大部而
誰告敢以未究宣於該部者略布之下執事
其大段曲折則有前書在伏惟垂鑑焉盖小
邦自遭賊禍以來荷蒙 皇上之慈天地父
母勤天下兵而費天下財不以為重難者誠
欲必除兇賊必存小邦非故但已也是受
恩者小邦而其有遺功者非小邦也豈有今
日 恩為之褒耶至於聽賊輸款無非所以
庇小邦出權宜者而事體寧於暫屈也獨小
邦孰諳此賊情態以知款不可保然亦非敢

不知　息也且竊聽於該部以爲賊盡渡海
而後許封否即再撥兵粮勦殺故當有科道
官之往審焉則未遽幸伊狡計甚等雖姑退
俟可也第今留兵已撤者不許換補未撤者
并議撤回以此試賊款情誠否此爲大未安
也夫留兵萬數千固不足以抵當兇賊而小
邦零殘之兵得以觀習操練及分隸聯屬爲
倚賴非輕一朝而去之復將奚恃也其試賊
誠否恐且間不容髮何者即賊未渡海而見
審伊亦自分不可得款將不遽動其鋒耶小

邦之末亡徒以全羅一路差完而彼惟毋動
動則蔚焉耳此萬萬非可試者也况又可保
其必待見審而後動耶其等憂在於此爲之
並稟兵糧而兵不見荅粮雖見荅而迄今未
得其的確不勝悶迫焉小邦事 天朝二百
餘年非唯有顚必獲每有 恩出望外而今
也瀕於覆滅 寡君朝夕冀其等有所得請
竟乃缺望而歸則天亡之也尚復誰懟耶然
仰惟 皇上之慈天地父母豈其果於使遠
人窮而來者缺望而歸耶方廟議屬於聽款

雖大舉之未敢遽言惟是補留兵之數豫勦
賊之粮使小邦少恃以無恐某等所爲從死
祈懇者也大抵倭賊非初無禍心於中國
疆場者然如犯福廣地方必由薩摩州開洋
得順風七日乃至於大小琉球又視風變轉
得所向而至則積日力盖多其由他路犯他
方開洋候風卒亦多積日力至矣獨於小邦
則由對馬州開洋得順風一日便至而由小
邦以犯遼左則無關隔陸路耳如又取全羅
而撼之更治船下洋則不必候風直挽船沿

灣島亦自可至矣是其入寇由小邦與由他地方孰近而孰徑耶竊恐當事之地不能專誇羈縻之有筭而置小邦於度外而已也昔陸渾之戎密邇於周而荆楚伐之春秋不以夷狄相攻而不志傳以爲禁猾夏之階是其微意何如哉今猶及小邦之未遂覆滅也當事之地不爲之加之慮而惟曰重難於再勤再費焉則小邦既已覆滅其君子爲魚爲肉其小人不免爲蛇豕所驅而後雖　中國萬倍勤費而小邦　君臣陰圖積草於地下恐

其難爲力也此非亡國下臣所得以及之亦非堂堂廟議所未嘗經慮而自以無有餘命言荒亂而不知諱焉嗚呼寡君以屬其等某等以陳于大部與該部積數百千言而不一徹聞于九重卽得請與不得請爲遠人者何以知聖斷之所在而何以復于君父也哉誠知聖斷所在於一一徹聞之後則雖無得請焉其歸與君父甘心駢首於枯魚之肆矣伏惟閤下裁之

上韓巡撫書

巡撫老爺臺下某某等之走京師也先布危懇于閣下此在高義之所動聽也及既達 國書於 九重而中請於當事之地則賊不唯不可討而方且議其封兵不唯不得出而并與留者去獨許之二萬餘粮而令小邦自運又豈非所以為實惠也何昔者 聖慈天地神威雷風必存滅亡必誅暴亂雖勞費天下動皆大萬不惜不疑而斷斷主張之老成猶在其位而今忽如此未知所謂盖竊得而聞之總督之疏惟曰可封毋戰守然且以閣下

為悉東事而保明焉兵部之議亦惟曰可封毋戰守然必以總督為有成筭而不欲遥制焉 皇上既以治攘之政內任之兵部外任之總督而閣下又以耳目之臣在封疆之上之所見也之所謀也同而無異辭其允於睿斷不亦宜乎雖小邦也蕩殘已極目今人相食且盡不能具兵具粮以自振自救豈敢自謂專靠 天朝之力可以必快於討賊復讎之心乎如一封之可以去此賊也亦豈敢曰非小邦幸乎顧小邦之人熟諳此賊情態

知其不爲一封而去必也其不去則吞小邦
乃已矣天下之事名與實孰重乎夫小邦也
以名則海外之國也荒服之外也宜 中國
之等日本夷視之也其自相攻滅於 中國
何與焉以實則不然令之 神州赤縣即古
燕薊之地畿外即關關外即遼遼與小邦隔
一帶揭厲水耳若以前代帝王國都非天下
之中則乃又西南而新羅高麗之人必航海
屬陸以至焉之時爲例焉而曰海外之國曰
荒服之外且不有其世世慕華畏 天恭順

忠誠之積而等日本夷視之則毋乃謬乎彼
日本者鮫鰐之種耳蛇豕之性耳限之以重
溟猶不勝其爲 中國患東南之吏以備倭
爲職事者凡幾所矣是乃易小邦以彼種容
其密邇而後與北胡壤地則東北自此多事
不待智者而明也抑閣下有不世出之見自
了今日封而毋戰守必可以已禍豈與當事
之謀合焉則非亡國下臣之所敢知也如萬
分一未了而不合者天下之安危後世之是
非無不係焉閣下爲 天子耳目之臣惡得

毋慮而莫爲之言而已乎且當事之地非固曰封議必可遂而以倭盡過海爲候故當有科道官之往審卽未過海斯絶其封而再動大兵耳云矣堂堂廟議其不輕而重也如此獨某等所未諭者卽絶封之日小邦受禍如初而空國遂滅一振枯耳雖以天下之力至是動兵救之必無及矣况兵動須有粮臨時輸將復豈可及之於兵乎此某等所以始欲亟請大舉而旣不可得則請其次一則撥補留兵撤回之數俾小邦孑遺之卒賴以比綴

支吾而待後至之兵一則豫爲之撥粮而運
致庶免於兵至而無食今特見計其一耳然
二萬餘糧者不啻其大不足而小邦自運之
難則有如後說以此計之封即絶矣而大兵
未必果再動也雖閤下亦惟毋顧小邦則已
矣何言不然就切有禀焉小邦以國西一路
上有　華使之館待下有野人之戒備專恃
税粮毋漕爲此本不置官船所有乃漁採私
船而已其制操及什具沽小雖一時鳩集難
以試之　上國地方未曾委之海路若欲遠

取諸京畿以南則物業俱敗苟辦戰艦之外
更無完利可抽矣某等盖不待歸言於 君
父而決知小邦不能接去金州等處之粮而
所以懇望用本處之船運之以致平安之海
口則義州而後雖只私船可以沿灣步遞運
者也伏惟閤下撫遼陽一方雖固不忍於冊
旹海户而理有不容於已勢有可措之便則
一以據遠人之情條東事之形而馳奏便宜
一以循令於該管曉諭於民役而施行及時
至於既發其端則為請益其數又非踰義越

職之可嫌在閤下爲 皇上出於大計盡耳目之責耳某等雖不獲親拜大司農而古人得聆風旨則云船運一事彼處巡撫衙門當以爲如何以此尤知事權之在於閤下沒死敢以冒瀆幸垂察焉憂亂悶迫言不知裁

回山海關張主事帖

伏承手諭不勝感激小邦 君臣雖至無狀禍莫慘於亡國國未亡僅一縷息而猶毋戒心以自力焉寧有是理獨賊入我二年人子遺於鋒鏑而殞於奔命農桑之廢亦且三年

財穀之源殆絶雖粗鳩兵無以為食即今日
塡溝壑又豈能兵乎年前得蒙 天兵遠救
邦人視平壤之捷有破竹之勢專心倚靠從
事於轉輸餽餉而不幸和說一行不戰持久
小邦瑣瑣餘力亦罄於此矣古人自振於薪
膽之餘猶必敵已去我容我撫民保教動在
十年之後豈有賊小邦猶相守不去令人咢
環視將決之河不遑啓居以自救如小邦今
日者乎以此不免復有所懇於 天朝而廟
議方講封倭故不暇再准兵粮之請小邦亦

知 天朝屈事體為此舉無非所以為小邦
者小邦又非敢謂專賴 天朝之力可以必
快討賊復讎之心如此舉之足以却賊且何
幸如之但小邦尤諳此賊情態知賊不為覬
封下海而封議亦不能毋絶也即絶封之後
以鴨緑一帶為防倭之限則小邦不敢知也
然使倭賊吞幷小邦而鴨緑以東舉為蛟鰐
之鄉終必非廟議之所寧也然則宋人所謂
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者無乃
為今日藥石之論乎伏惟大人圖之問及故

敢言自餘詳具日昨賜覽書帖中

上孫經略書 甲午下 本年受命將事乙未發回

朝鮮國差来陪臣領中樞府事尹根壽禮曹判書崔岦熏沐再拜謹上書于經略老爺閤下某等伏以 聖天子自聞東倭之狂逞特遣老成大臣經略封疆之事凡三易至於閤下而 簡委益重焉蓋非唯壤外所以安內而 愍憐小邦以順弱而為逆強所吞噬誠欲存亡而止亂也小邦 宗廟社稷灰燼而未復人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婦不保今且

盡矣　寡君獨延頑吏之命於播越之中荷
皇上威靈乃得返丘墟之國豈復以南面稱
孤自享而抎之為懼哉顧以世為東藩受
恩數比內服區區職分所在使海島蛟鰐之
族不得緣陸數千里而為　中國邊吏患一
朝有不能以動
天日死無以見
祖先於地下欲自力
戰守則子遺剏殘不任為兵就令具數萬則
公私掃赤無以為食而如古人生聚訓鍊之
為誠非對賊三年之暇及所為疾痛之極惟

呼 天呼 父母前 恩稽謝後懔續陳而
不知避夫猥冒之誅也今又因遼東都司咨
會兵部奉 聖旨將尚寶卿趙疏言事宜着
小邦料理者而既經料理有十分一不相應
不得不以 上聞某等賫奏一本是也其據
邊報以見今日釜山等處賊情之愈狡而詳
於地形以明雲峯大口之守不足以盡賊路
故惟再蒙 撥與銀粮大加賫徵使賊片帆
不還百年毋動為長策兼借東南舟師下洋
於釜山對馬之間攔截賊往来令首尾不救

為奇策著羈縻一事始出於廟闇之餘議而
小邦惟諳賊變詐不能必其效今幸賊以等
待為言戢兇毒踰年時則乃知機筭之無方
此足以為權宜之策　天兵留小邦者見在
五千如果益以三千猶不過八千以戰則不
啻不足以守亦未必有餘然賊方有覬於
天朝者而以此瞷　天朝之護小邦未已固
隱然為藩籬不採之威而小邦人心且恃以
無恐此亦扶持目前策也凡此無非　寡君
所為彈慮畢稟於　聖明之下而東閭以外

閤下實御之事下終亦歸以便宜某等所爲輙先舉其大要布之下執事以備財擇而有所前定也且某等今至於是竊聞 朝廷復講封貢之議伏知 聖慈亟欲救全小邦決策於權宜其與上年師旅之興事異而 恩同即小邦 君臣豈不知感哉第又竊聞原管留兵副總兵劉綎爲四川大總而幷其兵自平壤朝夕撤回是兇酋未受約束而 天兵遽斂聲威以伊方懷疑信而無復顧忌其一蹴則無全羅無全羅則無小邦耳人心先

自恂擾將甚於始遇之驚潰而 朝廷雖欲
終救之殆索之枯魚之肆矣抑以其等之愚
賊得尺一許款即捲甲回巢則甚幸萬一
不聽 命者豈有 天朝之於夷蠻與之款
不成而置之而已也乎何所列長策與奇策
者恐閤下不得不一二面熟籌而豫措至於仍
留兵以為扶持者則尤宜汲汲如捧漏危然
圖之也閤下任封疆之寄必欲終不以封疆
之憂遺於 朝廷而謀事伊始又必欲採人
言以自廣況大醫之察痛處搭病者之言而

誰聽乎是以某等没死獻此其方寸久亂而荒不知裁則固有焉伏惟矜察某等惶恐再拜

揭帖

下詢更調留兵一事仰審台旨欲知小邦具粮幾何而制其多少之宜也伏念小邦事勢危窘日異而月甚卑職等此來為日且久不能揣得目今要得兵若干能辦粮若干而寡君本願仍留無動者總兵劉下五千兵也伏乞照依此數調發而小邦自前願必得南

兵砲手者以其長於禦倭小邦之人觀習操練尤屬便益更不須馬兵為恐艱於喂養而多致倒損如前日也且總兵劉東下最有法又留小邦而孑遺之甿免有秋毫擾害此又所以惜其去而望其代之似也并乞留意至於觀勢量力加有所請則 寡君或為之早

職等承教姑不得不以所見仰達

上禮部書 此前有儀制主客二司稟帖大略與此書同

朝鮮國差來陪臣領中樞府事尹根壽禮曹判書崔岦成均館司成申欽熏沐再拜謹上

書于大宗伯老爺閤下某等伏以敝國　王
正妃未有子嬪金氏生二子毋辛子長他庶
出子皆幼第一子臨海君某第二子光海君
諱即皆金氏出也光海君諱賢明好學一國
臣民所知適國被賊兵　王在播越乞自附
遼之時顧念臣民之望欲以光海君諱權署
國事盖已具咨遼東轉奏　天朝因此留守
京畿東北要害地方收聚散亡人卒截賊鋒
存國勢多其功力繼又蒙　皇上吉諭使往
全羅地方董撫軍事重得羣情慰愛咸願早

建爲 王世子以上並因稟帖之詞而自因此至功力廿八字本郎中分付添入也且以臨海君某陷賊中回因有心恙而危難之際不可視同平時拘於立長之故當以上此二字郎中哥爲分付添入也玆將光海君諱具奏乞
恩以定名號以荅臣民而某等賫奏以來事係繫屬人心一日爲急萬一稽遲則小邦有大不幸焉某等亦蔑以復矣其在國書乃有夫該曲折者爲緣光海君諱幹當國事曾已奏知 朝廷故也伏乞照詳施行不勝幸甚
某等惶恐再拜

上兵部書

朝鮮國差来陪臣領中樞府事尹根壽禮曹
判書崔岦成均館司成申欽熏沐再拜謹上
書于大司馬老爺閤下某等伏以小邦一被
倭寇三年于此上勤 天朝東顧威靈以救
之始而鎮靜以綏之後孰非我 皇上天地
父母之心而閤下都樞筦之地决策羣疑之
表盖聲施焯然小邦 君臣小民雖不敢私
認爲恩而苟未死亡者三尺以上能稱道之
矣今某等之來其有一分遺情不于閤下而

詣謁伏幸垂聽焉夫倭之於小邦其毒禍不
止於燒夷城邑虔劉人民而發掘 祖先之
墳墓極其殘辱誠終古不共戴天之讎賊也
雖無餘力自振以圖討復而前後控籲於
天朝則惟知必勦此賊之為急不暇知夫再
動大兵之寔難也 寡君之方寸亂而疾呼
不擇聲然理則宜也吾羈縻之計出於 中
國制馭夷狄之權而解紛息兵容或一道凡
以堂堂 大朝而屈意試之無非所為曲全
小邦者即小邦豈不益感 聖慈然而自為

言及此則非所宜也直以款亦不成征亦不
年而封豕長蛇無自去之理丘墟之國孑遺
之人朝夕盡於糜爛今奏所為既陳所大願
者而不得不及其次　寡君之情蓋已盡矣
而仁人君子之所動心也伏計奏下當已到
部在閣下財察之內而某等得以推言其要
領所謂所大願者惟再　賜兵糧大加膺懲
使賊片帆不還百年無動為長策兼借東南
舟師下洋於釜山對馬之間攔截賊往來令
首尾不救為奇策而所謂其次者固乃羈縻

耳小邦初惟知賊款許不能必其成今幸賊
以等待為言戢兇毒踰年時則乃復知機弃
之無方此亦足以為權宜之策三策者之行
廢利否不特小邦之幸不幸盖夷夏之盛衰
天下之安危關焉閣下有經世之慮當自了
然先後處之矣且其等竊得聞之道路月今
封議已定 明旨有嚴兩至哉大信之一
言足以化鯨鯢於咸若其等雖切危懇不敢
輒望師征與封典並舉而倭於一封之餘無
別要求 許封之後無少違悖而封 命可

行毋亟則雖以閤下不世出之見不能必其
無萬分一不然也不能無萬分一不然者而
莫有豫爲之所以制其後則不特小邦覇焉
覆滅於决裂之不日而夷夏之勢天下之憂
恐不在幾微之間而已也由是言之向所列
三策者閤下不得專保其一而不素講其二
也如曰賊不聽 命而後圖之則數千里之
外累萬兵之擧動經年時必知其無及於事
矣大要雖數事也亦必早與施行不容放過
時日否而奄迫春汛彼且不肯一向等待則

欵亦不暇於試征亦不暇於圖也抑某等區
區過慮著於　宣諭倭酋之際混及小邦欲
伊欵成之文則在小邦爲自忘其讎賊　寡
君聞之將謂死亡不足以滅恥在　天朝亦
非所以揭示於華夷不寧惟是賊之要欵惟
於　天朝故不過封耳設小邦之與於其間
伊所求索何所不至而　天朝完了事亦無
其期矣伏惟閤下留意焉請仍留兵一事盖
自總兵劉之離南中人心恟懼國無所恃甚
於始遇賊時而某等去國而後聞其將已還

官兵亦嘗撤為許於總督軍門則以為劉已
受 勑陛回决不得留惟當照舊替與五千
兵而某等至於是不審其㬰已撥替即撥而
不得南兵砲手耳非劉之東下毋擾則小邦
之觖望猶甚矣千里睠言不知國勢今復如
何而將 寡君之請惟懼不能得敢并禀之
下執事某等惶恐冒死再拜

再上禮部書

大宗伯老爺閤下某等伏以天子命於諸侯
諸侯禀命於天子與夫諸侯之交際非不有

書焉而古以難其使使則有受命而辭不必
盡受之義苟國書所未該者而不能宣焉則
使者之罪也既或宣焉而曰國書無之不爾
信也則古之道蓋不如此今 寡君之請封
世子在小邦寔莫有大於此者而之使以命
某等某等識不足以當專對然即大部發問
之端而略宣國書之未該則無非 寡君之
本心也况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一毫不出於
君父之心者而言焉即大人君子豈以致疑
於人之臣子而亦非所以勸人於古使者之

道也耳 寡君之奏有未該焉者非敢忽易
於為嗣請 命之大事特以前此光海君諱
以權署國事而有請以徃撫全慶軍事而有
旨蓋已簡在 聖聰故也況 寡君於 正
妃未有子光海君諱與兄臨海君某俱為嬪
金氏之出而金氏歿在十年以前他見存姬
妾有子皆幼則在 君父無母愛子抱之嫌
明甚光海君諱既以賢明好學特為國人屬
望而頗見功緒於艱虞之日臨海君某素讓
於母家之賢而陷賊中回重有心恙不復關

念於世故則在兄弟無未前定之爭立之疑亦
明著奏內所稱光海君諱者不過於性頗聰
敏則 寡君之爲己子不敢張皇固也萬一
朝議執此襲說而有所遲難於 准請者即
小邦 君父而失圖兄弟而不安臣民而心
爲之動搖方危難之極事有大不幸者矣伏
惟 皇上天地父母之慈凡爲小邦 存亡
救亂至於勤天下力而不以爲難顧 靳此
一 恩命使其 君父兄弟臣民胥及狼狽
不待寇敵之再逞而此足以底於亂亡則必

在所 不忍也伏乞大部紓察而亟圖焉并
將某等前後呈部情詞備達於 冕旒之下
俾遠人免於戴盆無以籲 天而得有以復
於 君父此則大君子用意之至公不當慮
其涉於私之也某等不勝懇迫兢惶之至冒
死再拜

稟提督主事帖

謹稟提督座下伏惟大部有司邦禮無怠賓
旅而輟一郎星提四夷館盖不専防範其出
入而尤欲疏導其滯志擄例如於展謁 文

廟遊觀 天壇等處亦必隨願給票可以槩
見其至意之所在小邦之人自遘禍難以後
雖到 京師除詣 闕下及造部裏不得已
外閑漫出入則固不願之矣今卑職等之来
賫奏二奏一請 冊封世子一陳倭情是於
小邦事莫有大者其 冊封一事蒙有大部
發問之端謹已敷對一二而惶恐之下動有
遺情不免屢進其在兵部之事又非易了用
是請票頻仍竊懼執事益事之始或致怪訝
也然而遠人受 君父之命以来事有不得

但已者在仁人君子之所恕察也伏乞加意

焉卑職等為此謹稟

稟儀制司帖 亦有三上禮部書大畧同此帖

謹稟儀制司座下小邦不幸一至於此事或

勢難如倭受羈縻非萬全計須豫講征勦者

旣不能如願而事惟理順如 冊封世子之

請亦蒙有何問之端此皆卑職等將事無狀

之罪也然而再拜部抱呈堂輒賜許以留意

於查覆之際不勝感激僥冀之至顧復有一

說願畢於左右小邦誠荷我 皇上天地父

毋之為心方封豕長蛇結蟠撗縱於疆域之
內而一恃聲援以為威一保 恩寵以為重
乃今小西飛之進京將與早職等相值彼得
於非理希覬者不當其幸而小邦之急於從
國人望者反若是不幸則未敢知於 大朝
抑揚予奪之理如何而彼人聞之復何以視
小邦哉言念及此心焉如割弁乞幾稟於堂
爺而有所察覈焉為此謹稟

再上兵部書

大司馬老爺閤下伏蒙閤下仰體 聖慈俯

為小邦疆埸之故終始垂念其有便否利害
所係乃至進某等於前親賜詢講必欲其毋
有後艱此大君子盛心也某等不勝感激之
至留兵一事小邦自始願必得南兵者為其
砲劒諸技長於禦倭雖以數千之單寡未必
遷事戰勳而小邦收拾零殘之卒得以觀習
操練亦屬便益著是北兵則必皆有馬小邦
尤不克贍其芻豆多致倒損彼此不便蓋年
前已試者也今承欲與新兵五千而數內二
千乃為北兵則某等不能無此慮設或南兵

見在東北者不能足五千之數則盍乃寧於減省也乎且前留將總兵劉鋌以不得便宜行事未試其才勇而善於東下毋擾俾小邦孑遺之甿免有秋毫侵害此小邦所以惜其去而願其代之似也伏乞留意焉行長等過海之後聽零倭往來買賣一節其等伏悉合旨欲二國之姑務輯寧而不妨薪膽之義存於覊養之中也獨念倭之為讎賊於小邦既極毒辱不忍具言而三年于今其兵鋒未嘗一日去也去而行且圖之何所不能必於其

未去而形其要求豈不逞甚况小邦被伊蹂
躪有何資聚可通貨貿於一二十年之內乎
大抵以 天朝之仁威而解二國之紛息遠
救之兵必當自有方便而使小邦與於要約
之間則將有不可勝繼者而 天朝之完了
事亦無其期矣竊意此在今日斷不可開端
也至於伊所盖造房屋仍置勿毁之計某等
初聞之未甚動於疑慮而推以交市之志則
未必不欲因之諉為窩鋪傪然往来亦欲實
其疇曩釜山倭界之說也此并為可憂之端

而既承欲令焚燒而去即想洞徹之見先及之矣伏乞加意焉某等賫 寡君二奏而来其冊儲一本千萬不慮於幸不幸者令乃不得 准請而倭情一本所列危懇及付其等隨而致詞於下執事者倘且不蒙財擇則某等無以歸復於 君父矣情急辭蹙言不知裁惶恐冒死再拜

別帖

寡君遣卑職等来所願請者非獨在兵而尤在於粮盖以大舉征勦則必勦 中朝之力

而小小防守或容小邦自為收拾人卒於散
亡之餘以時操練調用而人卒者稍亦習知
倭之技勇長短可以不至驚潰如始遇之甚
獨所悶者公私無食耳今値 朝議業定
准封未可調方内之兵卑職雖力於請糧恐
難以蒙 恩弟念或征或封無非 聖慈爲
小邦地設倭果得封而去或不免零賊之往
來則所謂小小防守容自具兵了當者亦何
可限量耶既或休養生息迺以年歲之後則
固不敢續望 恩顧而正此賊鋒雖弭農業

未復時分特紓 天恩撥與若干米粮以資
自力而漸紓 東顧之憂則在詩謨之所宜
加意也但累承台諭深以飛輓為難然則銀
或以銀代粮亦足為賴蓋以孑遺人民雖有
稍裕之户國自亂初從事募括固已煩矣頃
日台諭毋更斂粮聚怨者誠是灼見今苟得
銀容可隨便辦粮况於鴨綠江得與華人開
市亦有湊合之路矣卑職等猥恃曲濟之仁
瀆冒至此惶恐竢罪

申帖

謹稟大司馬老爺台座日者卑職等謹於堂
呈之餘冒死具一小帖專稟粮事即蒙台諭
本部主兵不主糧當爲移咨總督軍門卑職
退伏喜小邦何幸在大人君子曲濟之內三
年如一日也雖封議方定大段兵食未易得
請而此姑是以復于 君父因又伏念今年
春間卑職崔岦亦嘗充价以來蒙大部將此
一事移咨户部户部題奉 欽唯即遼東地
方撥與粮二萬有餘并芻若干行文督撫及
管糧郎中而緣有須用兵力撥與之文且令

小邦具船接去故迄未蒙　恩矣後累再用
大兵則二萬餘粮草嘗於不給第雖不再用
大兵而小邦欲自具兵則無見糧留守官軍
數年之餉亦極艱矣此時誠得二萬餘粮則
捐於天下不能萬分之一而小邦之拜　皇
恩萬萬特小邦惶恐不敢因而更請耳今卑
職等陳懇既韋不爲台裁所阻則伏意未可
准前移咨戶部而備舉卑職等前後詞情庶
戶部亦通查前事而優處耶且雖於總督軍
門移咨之際幷及前有戶部題行事意以爲

查覈之地不勝幸甚卑職等懇迫之極瀆冒
至此死罪死罪爲此謹稟亦有上戶部書大略同此數帖

稟帖

謹稟大司馬老爺台座卑職等此來伏値
朝議纂定封事專用大信懷彼小醜而必先
審後行得制馭之宜蓋出於　帝王之一道
而無非所爲曲救小邦化亡爲存之　盛息
卑職等雖固昏頑寧不感戢哉雖其受命於
君父稟方便於下執事所重尤在膺懲之擧
而至是不敢力請則其情可察而亦可哀也

至於區區過慮前既冒達而未蒙省錄猶復不容於退黙者誠以倭之於小邦極其毒禍於 宗社生靈而殘辱 祖先之墳墓難忍具言固終古不共戴天之讐賊也惟其迄無餘燼可拾以自力討復之義又不敢再必天朝以大動師征有不得已於兩端乃息之奏而代彼請封之名歸焉則 寡君本心誠不覺知其至此也卑職等所云 寡君聞之將謂死亡不足以滅恥者於是豈不更甚矣哉且忘親釋讐春秋之所不容而 朝廷

辭命一出將以立教於天下竊伏妄意雖前
此已宣之言無及於改之而以後形諸簡書
則必有以異此恐不獨為 寡君之幸也早
職等所慮又不專在名言而已若於要約之
際或預以小邦之事或參以小邦之人則以
彼視小邦僅脫其牙吻而復謂小邦將供其
溪壑則必知其難繼而難繼則繼之以亡耳
天朝積三年費天下力救全小邦以至今日
其不忍其難繼以及於亡宜矣早職等雖
固昏頑既知封事為存小邦而言之有益於

小邦事之有患於小邦者則必欲免焉豈不涉於猥妄而誠亦知下執事體念小邦必欲爲之毋有咎悔也釜山開市一事前蒙台諭欲勿聽伊而倭使被審有不要市之語卽釜山之市似應與在其中然則小邦已免一患於台賜之下矣伏乞加意焉妄言之罪則卑職等所不敢辭不勝懇迫之至爲此謹稟

中帖

大司馬老爺台座卑職等將 朝廷諭倭詞內有以小邦爲代伊乞封未安一節先事仰

陳而不蒙省錄既又再禀而未獲賜答伏意
今日訏謨之地議處東事一以解紛息爭而
扶存覆亡一以包容覊縻而逆折姦萌固惟
欲事體之尊在於 朝廷而不暇恤夫小邦
受名言之枉也雖小邦也既不能自振以圖
討賊復讎而徒藉 皇靈以弭兵禍何名言
之敢擇然在 朝廷為聽於忘親釋怨之國
而行莫盛之 寵與其傷事體亦大矣今但
曰汝無故伐人之國則征之汝自悔禍心戢
兵踰年則封之如是而已竊恐其愈於云云

不啻萬萬也此非外服亡國之臣所得與言
而沉痛迫切之中容或愚者一得不當廢於
聖明之下也若 寡君有不得已於兩端丐
懇之奏而不自覺知陷於忘親釋怨之罪將
死亡不足以滅恥此事自 大朝視之雖若
無與然體念而曲全之亦固足以立敎於天
下伏惟閤下留意焉耳今日 許倭之款非
敢不知所以為小邦者而以小邦與於其間
則難繼之患必亡而後已 天朝所為積三
年費天下力以救全之者一朝顧安在哉蓋

小邦一與其間被伊要賚之事何可限量而開市一端今已先形於言夫其於小邦極其毒禍殘辱而不曾一日回其兇鋒遽言互市於財穀源絶無可相資之域是何其逞至此其弄至此耶此不過因壘屯爲窩鋪依然往來掊然呑噬使我不得一息自蘇而奔命不給輒輕躪不忌曰 天朝俾我與汝和故毋鬪而汝不能與我善故取之如是其計也以閤下經世之慮寧待强辯而明其不可開端耶前已承教欲於 天使之去分付别㨿處置

又教以審問倭使時勿許釜山買賣矣伏乞
加察焉卑職等罙切懇迫之至為此謹稟

稟帖

謹稟大司馬老爺台座昨因通官等進部裏
得蒙台諭東事就完曲折兼賜抄示倭書梗
槩伏知老爺上以體奉 聖慈下以為小邦
解紛息兵出不得已之計者既以周至而倭
亦果於聽 命捲回有期也苐卑職等不曾
如傷弓之鳥耳區區不能無私憂過慮而以
老爺務全此事終始之盛心宜亦欲聞焉者

蓋三件爲一件彼國以革面覲款其曾得封
爲王此在
天朝羈縻外服之常故固爲有
據至其臣屬並受都督等職名乃與壮虜無
君長而各自效恭順得朝貢者一例施之得
毋礙非其倫而廟議必有所謂非遠人所得
疑獨以小邦切患言之彼以臣屬受職名者
萬一張揭標職駕使海船直至敝境曰我乃
天朝某職雖汝國大臣不得相抗況方面之
官乎云爾則小邦邊吏將何以待之或因而
有所侵脅難以抵當之憂雖不必先事深言

然亦可推而知也伏乞老爺覃思所以逆折
此萌者焉一件今者 天使之行為因倭兵
在於小邦境內而 諭退 勑封次第舉行
其道路所由小邦固不免焉獨念小邦人心
惟知彼為我深讎雖無力以快討復而怨痛
猶一日也彼乃紆辱儀於 天朝而爛耀以
過丘墟之國其小邦之人頗揆事勢仰悉
天朝至意者未必不忍忿而知感其愚夫愚
婦觸於耳目動於性情而已者則誠難以戶
置一喙使之安忍也然審今日不容為此而

別議一路惟所恐者彼其受封之後或有謝
倈之至耳若諉以因隨 天使併由敝境則
小邦幽明上下苟聞覩者寧於滅亡而不忍
於此使人心拂鬱至此則 天朝亦必不欲
也況能保其一謝之後更無往来認為舊路
之患耶然則 天朝今日之舉大費事力以
全小邦而小邦坐受堅[illegible]亦始於此也 天
朝果欲乎哉伏乞老爺豫戒伊使從他路進
入焉一件今聞東行使倈隨帶負役軍馬千
有數百支餉之費似當浩大而顧念小邦餘

力第如早職等來時所記者 王京見貯米
豆并與子遺農户秋稅應收而計僅足以支
經冬及春官工計日之廩黃海平安兩道郡
邑亦各僅具五六千兵一兩日粮而京畿一
道則又不能矣比後聞劉總兵五千兵留
王京留平壤各有旬日之糧自餘或宿或過
之處盡皆推移支散今復可想蕩然也以此
極可憂慮而伏承大部題奉 欽依給與人
馬日支銀子又知老爺洞照小邦艱狀有此
仁施也就伏懇乞老爺分付該吏將該給人

馬日支銀幾名四為幾兩錢追償一道文字
與卑職等賫去啓知　本國庶於自力措備
之外圖所以隨便募貿毋至臨時之匱亦且
免使人馬得銀而小邦未蒙實惠也然卑職
等猶恐其銀與人馬備到募貿不早就緒以
得罪於使命太恐許多人卒無甚攝壹有少
橫擾則千里蕭然之地春夏方農之時其傷
滋大不復能生聚成國矣并乞老爺特留盛
念務俾冠蓋之東其惣事情嚴戒禁一如下
執事自從者爲不勝至幸卑職等懇迫兢惶

之至爲此謹稟

簡易文集卷之四